



www.20187.org.tw

#榮譽領航員

老師的樣子-小文老師(五)

文 / 史英 2016-02-28



[前情提要]

到每班去演了「看不見的炸彈(反核繪本)」走遍全校，另編劇本參加鎮上的「環保劇展」得了首獎，用獎金辦了文史之旅回來又「出版」了「旅行小書」...小文的班級簡直紅透半邊天了，走到哪裡都得到人們的誇讚；然而，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裡，這樣的老師，用這樣的方法帶班，帶出這樣的班，嗯，事情似乎不該總是這麼順利：於是，到了四年級下學期，他們終於要踢到鐵板了。

獨立公民報

每年五月，學校都要辦理「自治幹部」的選舉；而四年級，正好可以選「環保小局長」。老師們都知道反正學校又不會真的讓小孩「自治」，所以這場選舉，也不過就是小孩和家長們的一種「愛現的活動」罷了；但小文老師已經把她的班級帶成這樣，怎麼可能讓這些小孩相信，有些事情是不必當真的呢？

小文沒辦法，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開班會，認真討論「是先推代表，還是先擬政見」；一面心中暗想，不知道這些孩子是選不上比較失望，還是選上了發現真象才更失望？但他們已定出了好幾個政見，而且決定先在班上試行三個禮拜，看看哪些真的可行，哪些只是說著好聽。

終於，離投票只剩兩週了；公認最能言善道的傢伙被派去登記參選，但看起來，這整個班級才是候選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所有的競選活動，根本都是全班出動。之所以要動用那麼多人力，也有一個原因，因為他們為了「環保」的原故，決定從頭到尾只能用一張海報來宣傳，其它任何道具都不行，連名片都不能撒；這麼一來，只好用人海戰術了：利用下課或早中午的任何時間，三個人一組，到校園的各個角落，向別人介紹他們的候選人，但又強調重點不是「人」，而是他的政見...

當然，這裡面絕對有「反核劇」所留下的影響，那時候，他們曾經廣泛受到各班的歡迎；但競選是另一回事，作用其間的，絕不會只有一股力量。小文老師心裡替他們著急，但又無法反對他們的「純潔」與「純情」：別班的候選人，無不極盡所能做出各種道具，放在各個顯眼的地方，吸引所有人的眼睛；經過的時候，你會聽到小孩驚呼「哇，好可愛噢！」，或者「這要去哪裡買啊？」，或者「好特別噢，明天我們也要再加一樣...」，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夾在道具中短短幾行的「政見」。這不能怪「選民」沒有眼光：所有的

政見幾乎都一樣，無非就是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之類的；於是，選民即使有眼光，也不知道要射向哪裡。至於小文他們班的那張寫滿了字的海報呢？人們會誤以為是誰貼的什麼公告吧？在繽紛熱鬧的「裝置」之間，沒幾個人想到這也和競選有關。

然而，情勢的不利還不止此：競選活動才開始，身兼活動組長的老師，就來制止小文班的宣傳，理由是：不能私辦政見發表會，這樣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；那麼，什麼時候才能發表政見呢？活動組長一時語塞，只好答應說：我會安排公辦政見會，到時候你們可以來講。所以，小文班至少有一個功勞，就是逼出一場公辦政見會；問題是，那已經是投票的前一日了，而且每個候選人只有十分鐘的時間，而且，又有誰真的會去聽或聽得進去呢？

總之，結果是不用開票也就知道的，只有小文班不知道，還以為只有他們才有資格當選：其他人連競選的時候就已經不環保了，還選什麼「環保小局長」？落選的消息傳來，全班群情激憤；尤其是聽說勝選者所有的道具和政見都是媽媽做的，而且這位媽媽還是學校的一位老師。看著這些眼中含淚的小孩，小文老師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們；她尤其不敢跟他們說，過去的成功只是僥倖，現在的失敗才是常態：這個世界從來不如我們希望的那樣合理，而任何的「理想」都是要經過一再的奮鬥還未必能實現...

做為一位老師，她本來是有一句現成的話就在口邊：沒有關係的，你們已經盡力了；然而，小文並不是普通的老師，她深深地知道，對這群孩子這樣說，會是一種侮辱：他們並不是只在意結果，他們更在乎的是導致這個結果的那種荒謬——不是說民主是最高的價值嗎？不是說都應該讓民意決定嗎？可是，可是民意怎麼會這麼糊塗！

然後，她就聽到有小孩說「以後再也不做這種事了」，「別人都不環保，只有我們環保有什麼用」，而越來越多的小孩附和「下課時間就應該玩遊戲」。小文老師不能制止小孩這樣想，因為，在他們身上她清楚地看到自己，看到自己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：每次都以為公道自在人心，但人心從來沒有那麼公道，不止一次地，她都覺得「不如算了，何必那麼辛苦？」

過了不知多久，小文老師才開口：「我提一個問題，你們大家想想看；如果今天是我們當選了，那些沒選上的人會做什麼？」一時之間，小孩有點轉不過來：什麼「我們當選」？明明就是我們選輸了啊！但過了不久，就有人說「我們也可以幫助他」；接著又有人說「告訴他應該怎麼做」，「告訴他不該做什麼」...當然，還是有人潑冷水：「幹嗎多管閒事」；不過，看起來，整個的氣氛已經慢慢緩過來了。

小文老師於是說：還記得之前我給你們看過的「公民新聞報（公視的節目，播出公民記者製作的新聞）」嗎？還記得那時候我們說過媒體應該「獨立」才能監督政府嗎？所以，我們既然選輸了，就應該監督選贏的人...說來奇怪，這「監督」兩個字，好像有一種魔力，班上的主流意見忽然就轉了一百八十度！

不知不覺走到這一步

早就放學了，辦公室只剩下自己一人；身後忽然傳來：「獨立公民報？這又是你們班的新花樣？」小文抬起頭來，對阿建老師說：對啊，我這個小編總得幫忙修修文句，調整排版嘛！阿建彎下身細看，頭版頭條居然是「不環保的環保小局長」，而小文正在把它改成「環保小局長的選舉問題」；其它各版的文章可就多了，什麼「礁溪溫泉問題」，「校園蟑螂問題」，「小蓉遭遇的問題」，「鐵路東移問題」，「體育班的問題」...最有趣的是，還有一篇是「我班小文的問題」！

當然，每篇的文字都不會太多，而且還都配的有圖，除了小作者的手筆外偶爾也夾的有照片；總之是琳瑯滿目，攤滿了好幾張桌子。阿建老師看得眼都花了，忘了原本回來是要做什麼；不知不覺在旁邊坐下，忍不住提出心中長久的疑問：你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的？小文聽不懂：變成怎樣？阿建說：就是變成這樣的老師啊？小文定定地看著他：你真的想知道？這要講很久耶！阿建微微地笑了：難得辦公室空空的，我們可以從這頭講到那一頭。

小文說：起頭就是大一的時候無意之間參加了「生態保育社」，沒料到一下子就涉入反核，反濱南工業區（包括七輕石化），反美濃水庫；才發現和同伴一起反對不公不義，讓我心裡極為快意 | 中學之前我都是乖乖牌的好學生噢！大三的時候，接觸台灣文學，開始體會大時代下小人物被壓迫的處境；當然，也包括在各大國之間，台灣的孤兒般的歷史。大五實習的時候，參加了「台灣教師營」，第一次看見真正的「老師的樣子」；這些老師和我們平常看到的非常不一樣，他們關心國家大事，盼望著台灣的獨立 | 我也想要成為這樣的老師！

阿建靜靜地聽著，不插一句話；小文喘了口氣，接著說：但一開始當老師的情況，你一定想像得到，簡直是一踏糊塗；直到教書的第四年，我去參加了民間團體辦的「正面管教教師營」。那一年，恰好第一屆的孩子（也就是孟豪那一班）辦同學會，我就去正式地向他們道歉，說「那時候我會打人，表面上是為你們好，實際上是不知道怎麼教...」；接下來我每年都參加「教師營」，除了思考帶班的問題，也追求更好的教學的方法～大家都看到我在帶小孩參與社會議題，其實我花更多的時間備課：國語課一定要讓小孩思考除了寫出來的文字之外，作者還想表達什麼，或特別不想涉及什麼；數學課一定要讓小孩進入實際的情境，要有感覺，絕對不能只是計算題目...不過這部份沒那麼容易，我還在繼續努力！

一口氣講到這裡，也差不多講完了；好像也沒講多久嘛，小文心想，一面問：那還要講什麼呢？阿建還只是微微笑著；小文只好接著說：「教師營」的老師曾說過，我們自己應該不斷地追求一種「愛智的生活」，教學並不能只是一種帶小孩的工作；嗯，我最近正在看「阿德勒」的「被討厭的勇氣」（日本作家根據阿氏的理論所寫）...

聽到這個書名，阿建老師突然說話了：其實我們好幾個老師都對你很好奇，本來只是好奇你的「勇氣」，現在更好奇你是怎樣在努力；因為，套你的話說，就是——阿建有點猶豫，但還是說了出來：就是，我們也想成為這樣的老師！

尾聲

「我們也想成為這樣的老師」！小文的心中，突然閃過一道亮光：這麼多年以來，我把全付心力都放在小孩身上；從來沒有想過，我也可以更用心地去影響其他的老師，正如，正如深深影響了我的那些老師一樣！